

迷彩青春



看到的是面孔
感触的是心灵

又到一年征兵季,好儿女来当兵。当你选择了军营,会突然发觉人生不止一种可能。原来笑泪纷飞青春,是那么令人难忘的记忆。因为并肩战斗,所以战友情深;因为不断挑战,所以青春闪亮。今天,我们来关注几位不同岗位上的士兵,来看一看他们在军营中的淬炼与成长。



封面人物:陈余加

重狙手陈余加 硝烟芬芳

■文 鵬民 杨元庆

天空刚泛起一抹鱼肚白,只听发动机的轰鸣声由远及近。一架架运输直升机如雄鹰般,在大漠低空突进、拉升、盘旋。“开始滑翔,离机准备,跳!”指令声刚落,一个矫捷的身影从机舱中跃出,顺着绳索一溜烟就滑到了地面。还没来得及缓口气,她又一个箭步冲上了一起着陆的“山猫”突击车,和队友一同向左翼区域开进……

娴熟的动作,乍看还以为是个老突击兵。其实,她不仅是95后,还是个女兵——某空中突击旅下士、重狙手陈余加。

“我就是想成为一朵在硝烟中绽放的铿锵玫瑰。”陈余加出生在湖北襄阳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,从小就对军营充满了向往。所以,她高中毕业后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军,结果因为视力不合格愿望落空。上大学后,她做了视力矫正手术,得以应征入伍。

原本以为下了连队就可以圆梦,然而现实却给她泼了一盆冷水。被分到机务班后,万千号码装脑袋,每天手指万次跳跃。她一开始也抵触过、抹过眼泪,业务水平始终在后进中徘徊。

“尽管不能冲锋陷阵,但三尺机台同样攸关战场胜负……”那天指导员找她谈心,一席话让她幡然醒悟。凭着优异表现,新兵第一年她就拿到了“优秀士兵”证书。

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,我本应继续在北影攻读研究生,但在那个暑热渐消的初秋,我却背上行囊,转身踏上了接新兵的军列。

当时我已经24岁,擦着年龄线的边儿入了伍,在一群十八九岁的青瓜蛋子中颇显“老成”,连班长都没我大。

背负着年龄差造成的不小“压力”非得参军,是因为心里那从小到大的执念。“一棵呀小白杨,长在哨所旁……”少年的我一直幻想着,穿上军装唱《小白杨》的样子。2016年是我的本命年,我想,是时候干件大事了。于是报名参军入伍。我想端冲锋枪,想磨砺意志,更想让自己在唱完《小白杨》后名正言顺地敬一个军礼。

然而,理想很丰满,现实很骨感。光是新兵连的生活就骨感到“扎手”。到这里我才知道,站军姿竟然能满头大汗。第一次射击的激动、投手榴弹的紧张、武装越野的欲哭无泪……也都是全新的人生体验。

3个月过去,我被分到了场站通信营,这里的生活和我想象中的军营生活有落差,而且落差不小。

“当兵不应该是每天荷枪实弹冲锋么?当了空军难道不能驾着战鹰飞上蓝天么?”

“不能!你咋不和太阳肩并肩呢?!”班长逗我说。



从文艺生到场站兵 不一样的肩膀

■ 段俊臣

有副对联形容我最初的连队生活再合适不过。“带笔带带带马扎,带锹带镐带扫把。横批:楼下集合。”每天的工作都是扫地、打草、挖坑栽树、背代码、练爬杆儿、焊接电路……简单又重复,我不理解、排斥、闷闷不乐。

然而,日子一天天过去,在与战友们的朝夕相处中,我的心态却悄然发生了改变。

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,塔台的短波天线因锈蚀被折断,班长们轮番上阵未果。飞行在即时间紧迫,刘建武班长不休息再次上杆,为了腾出双手更好地作业,他勒紧安全带,把一只脚别进梯子保持平衡,另一只脚几乎是悬空状态,就这样顶风冒雨艰难操作了近10分钟,终于将天线固定。我在地面仰望15米高处比我还小两岁的他,深感震撼的同时也深感惭愧。

“一号到位!”“二号到位!”……这是我第一次随灯车进场保障飞行。灯车是用来在能见度差的天气或夜航时为飞机照亮跑道端头。这工作也太没劲了吧?灯站班副班长说:我们是这里离飞机最近的人。我心想这班长还挺会自我安慰。“开灯!”指挥员一声令下,大家熟练地操作设备,几根光束几乎同时聚焦。飞机就在我面前约25米处呼啸而过,我的心脏也随着它的轰鸣加快了跳动,夕阳西下,火烧云将天空渲染成橘红色。

“蓉蓉想想爸爸?”“爸爸你什么时候回家呀?”正准备进活动室拿本子的我停在门口,从门缝看去……一级军士长

刘顺虎在跟小女儿视频。前几天我统计过年回家人员时,他把自己的名额让了出去。“等元宵节爸爸就回家啦!”挂断视频,刘技师抹了抹眼角。这桥段也太煽情了吧?可这就真真地摆在我眼前。

冬去春来,在用心感受了花怎么开草怎么绿后,这些可爱可敬的战士们让我懂得了当代军人的含义。当兵,不一定都在前线拼刺刀,有冲锋的就要有打掩护的,有训练的就要有做饭的。甘于平凡,默默奉献,也是军人的本色!

在多彩军营,完成紧张的训练和工作之余,我的专业也有了用武之地:用镜头捕捉热血,用文字书写激情,用旋律歌唱感动。不久前,我就写了一首名为《青春旗帜》的歌,创作的灵感源于入伍两年的点滴感悟……其实,青春不止曾经的潇洒,更有家国与边关。我坚信,握过钢枪的双手拿起笔来会更加有力,扛过肩章的肩膀能担负起更大的责任。

(图片摄影:汪子宇)



青春是用来奋斗的

■ 段俊臣

虽然不能驾飞机上蓝天,但每架战鹰的起落都和我们息息相关。青春是用来奋斗的,就是要撸起袖子加油干。

看演习,一旦失败,影响的将是我们整个单位的荣誉。”这样的担心并无道理。该旅自去年新调整组建以来,作为陆军转型发展新型作战力量的代表之一,这次亮相首演,演习的成败关乎所有人士气。

没有金刚钻,怎敢揽瓷器活。原来今年4月底,她随队出征来到西北大漠,在这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,她不仅掌握了步枪、狙击枪、机枪的射击要领,还主动向同组的队友学习如何操作火箭筒、地面激光发射器,以及如何使用电台、北斗等信息化装备。

只见陈余加接过火箭筒,立即采取低姿匍匐的方式爬到一个隐蔽的山包后面。架炮、瞄准、射击……随着两声炮响,暗堡应声炸毁。

这时,陈余加的脸上划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,是那么的……



精彩是拼出来的

■ 陈余加

精彩是拼出来的。选择了军营,就选择了梦开始的地方。铿锵玫瑰就要硝烟中成长,硝烟中绽放。



通信车长蔡少波 “风语”士兵

■ 张洪瑜 撒俊雄

钩了?”班长很吃惊。

的确,没有“两把刷子”,蔡少波是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。为打消班长的疑惑,蔡少波当着战友们的面,一口气把圆周率背到了小数点后100位,并理直气壮地说:“6位数以内的加减法、1000以内的质数开根号,战友们可随便出题,我保准5秒内说出答案。”

口说无凭,是否真才实学,得靠蔡少波露两手来证明。

恰逢有炮兵营计算兵在搞训练,一组5位数“滚加滚减”摆在了他面前,班长开始报题:71353-47899+66828=?这时,计算兵紧张地在稿纸上演算,还有战友皱起眉头心算。谁料蔡少波脱口就报出了答案:90282。

“每次从梦中醒来,我总觉得有种激情澎湃而来,渴望着有一天也能成为战场‘风语者’,在炮火硝烟中传递无敌密码。”听蔡少波如此激情满怀地回忆,我们不难理解,2016年9月还在厦门集美大学计算机系读大二的他,为啥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参军入伍。

然而,还在新训期间,蔡少波就遭遇了“拦路虎”。单跑3公里跑,也能让他感到绝望,“几乎是跑一回崩溃一回”。

这天没说的,蔡少波又是“吊车尾”。班长很生气,“你真是虱多不痒啊。”他却反驳道:“二战盟军大本营有一帮子数学家,难道也要指望他们天天跑3公里吗?打得赢还得拼脑力。”

“跑个3公里,咋还跟‘数学家’挂钩了?”班长很吃惊。

战者荣光 侦察兵许延山

■ 毛铭芷 蒋龙



抵近侦察,还没靠近也许就被‘包了饺子’……”李营长复盘推演时总结说,“这次空降合成营雪域高原对抗演习,许延山受领的任务并不简单。”

幸好,许延山在转行侦察专业前,就干过工兵,布雷排雷本就是他的“老本行”。受领任务后,许延山带着班组伪装好,趁着夜幕掩护秘密渗透,他们一会儿从沙生堆堆里扒出一颗“地雷”,一会儿又像猎豹一样隐藏在岩缝草丛里……“这次对抗演练‘红军’能一击制胜,许延山功不可没。”旅领导的点评,是对许延山这位全能侦察兵的最好褒奖。

征途无限,追梦不止。参加完这次高原实战化训练,许延山就要步入军校,他正踌躇满志地准备迎接人生的下一个挑战。

(图片摄影:何 诚)



让荆棘开出花朵

■ 许延山

军人的胸膛里,永远不能缺少对胜利的渴望。只有承受常人不能承受的艰辛,才能获得常人没有的收获,那就是胜利的荣光。

版式设计:郑 烨
封面摄影:张永进

长征

第 4262 期